灯花

勿做“宣传榜样”

吴文元

当年中央授予钱学森荣誉称号后，新闻媒体上出现了宣传钱学森的高潮。钱学森看了这些报道，把秘书叫到办公室说：『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的好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』『我看应该画个句号了，到此为止吧。』秘书立即给报社、杂志社打电话，许多报社都尊重钱老的意见，停止了宣传。有一家杂志社说，有两篇文章已经发排了，无法撤下来。钱老叫秘书打电话给这家杂志社，关照『稿子一定要撤』。

从钱老对我国科学技术作出的贡献来说，对他的事迹加以一定的宣传并不为过。但钱老不想听这些赞扬他的话，反而觉得『天天说我的好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』，这充分体现了钱老不求虚荣、虚怀若谷的高尚品格。

人们常说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战争年代的『跟我冲』，和平年代的『跟我上』，都堪称身体力行的样板。榜样的力量是一种『风』，战争年代的『勇者之风』，和平年代的『勤奋之风』，或者像钱老那样的『君子之风』，之所以能够感染人、教育人，不是靠过度宣传宣传出来的，而是靠这些榜样内在的力量，当然也包括适度的宣传『真实感人』、『春风风人』的。而倘若宣传一旦过度，被注入了水分，就会适得其反。

而现在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，政绩实在平平，甚至还相当欠缺，本称不上为人榜样，却热衷于媒体对他们的宣传。几乎是天天报纸上有文，广播里有声，电视荧屏上有影，竟成了『宣传榜样』。更有个别领导干部不惜作假，摆个姿势照张相，授意编造一些『感人事迹』，结果是被群众戳脊梁骨。因此，有必要奉劝他们学一学钱老，淡泊名利，少宣传自己，还是脚踏实地多做些工作吧！

我为我的“顽固”而骄傲

凌寒

看见现在房价飞涨，一年时间就涨得叫人看不懂，我庆幸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买下了房子。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自己的主张，而是听信家人和周围的人关于房价马上就要暴跌的错误信息，我将错过买房的最佳时机。要么，将继续住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；要么，就要为更加高涨的房价埋单，而更加要当“房奴”了。

从小，姐姐就送我一顶大帽子——老顽固，说我总是不听她的话。小的听大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律。但如果一味盲从的话，久而久之必将没有自己的主见，成为随风倒。所以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情，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我们家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，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只要遵从“温良恭俭让”就可以了。因此我和姐姐都没有接受高等教育，姐姐更是二十出头就嫁了人。

我从16岁起就有人追求，其中不乏“精英青年”。但我父母都是老思想，认为有钱人必然不可靠，将来我是要吃苦的。在这点上，没有社会阅历的我听从了父母的话，远离了一个个有钱的“精英青年”，选择了一个普通人结婚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和有没有钱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

于是有人劝我离婚，重新嫁个有钱人。我的一些漂亮的女朋友有些离了婚，有的如愿以偿嫁了有钱人。当她们浑身珠光宝气地在我面前炫耀的时候，我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并没有为之所动，因为我始终“顽固”地认为，夫妻还是原配的好，特别是各自都有孩子的，要做到一条心，实在是比登天还难。而且对孩子也太不公平了——既然生下他，就要一直爱他，永不伤害他。

后来事实证明，我的判断完全是正确的。那些离了婚的女友承受着骨肉分离之痛；而且新丈夫不信任她，心还在前妻的孩子身上；新公婆也歧视这个“掠夺者”。她除了钱，什么幸福也没有了；没有幸福，要钱还有什么用呢？

因为学历不高，我总是找不到好工作，况且从小我就酷爱写作，就毅然决定辞职在家写作。这个决定马上遭到了灭顶之灾，夫妻关系急剧恶化，几乎到了要离婚的地步。但我咬咬牙坚持了下来，好在当时还没有孩子，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。也许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我终于成为一名作家，发表了200万字的作品。如果我当初妥协退缩了，说不定在这个竞争愈来愈激烈的社会里，早已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，有的只是失意和沮丧，每天家务缠身，看老公的脸色过日子。想想也觉可怕，因此，我再一次为我的“顽固”而骄傲。

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继续“顽固”下去，这让我的大脑不会僵化，永远给自己指一条最正确的道路。

夜光杯

窗外挖泥船

何沛忠

“冬天眷恋热被头，夏天难舍早晨头。”在持续高温的日子里，早晨是最好睡的时光。那天，正在“早晨头”的熟睡中，一阵“突突”声搅了我的梦。我起床探头往楼下瞅，原来是挖泥船在小河里罱污泥。心中不禁一阵惊喜：啊，终于来清理河道了，看来，这臭河浜的“解决”指日可待！

我们小区的这条小河是通向苏州河的，近年来受环境污染，一到夏天河底泛泡臭不可闻。今天水上美容师来了，怎不令人喜上眉梢！我脚底痒痒的，飞快地下楼去看热闹。来到河岸护栏边，已经有好多人瞧着挖泥船在抒发情怀了。那位陆阿姨说得可够美：“一旦河道变清，你们还可以在这里垂钓呢……”

船上的师傅戴着遮阳帽，全神贯注地在操作。随着发动机的“突突”声，从挖泥船伸出的吊臂上垂下铁爪子，从水下把污泥抓起来，轻轻地泻在另一条驳船上……这时，从船舱里出来一位大姐，看模样，她是操作师傅的妻子，原来还是一条夫妻老婆船。那大姐手提塑料空桶，以祈求的眼神观望岸上的人。她还未开口，陆阿姨已把手伸出了护栏外：“要水对吗？把桶递给我！”陆阿姨拎着空桶就去大楼门口的公用龙头放水，边上有个女人却阴阳怪气地撇撇嘴说：“哼，用公家水做好人。”我一听心里就觉得别扭。当陆阿姨把水桶递出了护栏，我就问船上的大姐：“一桶水够吗？”“哪够啊，这么热的天，洗洗刷刷还要喝呢。”“好，你等一会儿。”我对陆阿姨说：“到我家去放水！”在这样的高温天，对水上美容师慰问还来不及呢。我们正要走，却被一位老翁拦住去路：“你家在楼上，还是我家底楼方便些，跟我去吧！”我们从老翁家拎了水出来，只见正有人往挖泥船上扔西瓜呢。

这正应了那句老话：“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”——为了“让我们的城市天更蓝，水更清”嘛！

谁都有嗷嗷待哺的时候

李北兰 摄影

手执“猪手”

郑启五

对于猪的四肢，我们一般叫“猪蹄”，比如罐头就有“红烧猪蹄”。但我们闽南更流行的是“猪脚”，像“猪脚面线”、“猪脚烧芋头”都是户户飘香的“小家碧玉”。

几年前开始有了“猪手”的说法，这样的“手”大概是随着粤菜而流传开的吧。由此市面上关于“猪蹄”的大名就有了“手脚并用”的趋势。

鉴于对“猪手”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，因此我这回在北京一家粤菜馆上，手执“猪手”啃“猪手”，与“精烤猪手”“热烈握手”时就比较平静了。

也谈戛纳的“错译”

李思源

看了6月3日《“戛纳”，还是“嘎纳”？》和24日《“戛纳”、“嘎纳”之争》两文后想谈一些不同的看法。

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清一个问题：“纳”是怎么译出来的？

上世纪70年代起葛传槼和陆谷孙主编的《新英汉词典》中，Cannes的国际音标一直是是[kæn],没有“纳”这个音节的。而“戛纳电影节”的法文Festival de Film de Cannes中Cannes的发音按国际音标是[kan (s)],法语中词尾的元音e按惯例是不发音的,所以它的本音既不是“嘎”(ga)也不是“戛”(jia)而近似于“看”,后面都没有“纳”这个音节。除非这位“翻译家”既不用英语也不用法语而是用汉语拼音的方式望文生“音”。

但在百度网和港台报刊中,“噶那”和“戛那”都是“戛纳”的其他译法,可见“那”音是必不可少的。

那么这个“那”或“纳”的读法又是怎么出来呢?

原来是受到意大利语的影响。法国和意大利同是欧洲文艺并驾齐驱的国家,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已有上千年的历史,而且法语和意大利语同属印欧语系的罗曼语族,有时词形和发音都非常接近。在意大利语里词末的元音一定要发音的,因而“纳”这个音节是必不可少的。

再说“戛”(jia)这个发音。

“戛”的发音其实是方言化的影响。在意大利标准的托斯卡纳(Toscana)语中,C这个词的发音方式很特别,但在影响很大的西西里(Sicilia)地区,人们有时就用“塞擦音”[ʧ;X]来替换C的标准发音,因而就有了“戛”(jia)的发音,这可算是一种“吴侬软语”的发音方式吧。

我的法籍教师曾告我,“戛纳”和“嘎纳”都是能被大多数法国和欧洲人听得懂并接受的读法,没有绝对的对和错。而“戛”和“佳”谐音,“纳”还蕴涵有“海纳百川”的意思,所以用翻译“信达雅”的标准来看,“戛纳”应当算是一个相当好的译法。

读者·作者·编者

剑的生命吟唱

阿坤

在河北省博物馆，我看到了馆藏的一柄出土宝剑——吴王“阖闾剑”。时隔两千多年，它竟丝毫没有被泥土锈蚀，剑背上的菱形纹清晰可见，剑刃依然锋利，泛着耀眼的光芒。我用目光轻抚长剑，耳边仿佛响起剑在风中舞动的声音。

剑是一种长形两面有脊的武器。古剑一般如匕首，无鞘，直插腰际。剑是武器，也是佩饰。古代帝王、诸侯、大臣、武士佩剑，庶民不得佩剑。剑就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和标记。许多人用剑划出了自我与他人的界限。

庄周《说剑》中道：赵文王喜剑，“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人，日夜相击于前，死伤者岁百余人。”可见古人佩剑、击剑的风气。在这种风气下，常有刺客，故秦王规定“群臣上殿，不得持尺寸之兵。”《周迁兴舆服杂事》说：“汉仪，诸臣带剑，到殿阶解剑。”萧何为汉开国功臣，曾赐佩剑上殿，这是一种殊荣。古代帝王对可信赖的臣子，赐以尚方宝剑。尚方宝剑是御用剑，身佩尚方宝剑表示“如朕亲临”，有着一种生死予夺的权力。

古时候，剑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，出没于宫廷相府，招摇于市井坊间。“登高丘而望远海，倚长剑以临八荒”，是一种狂放。楚大夫屈原“余幼好此奇服，年既老而不衰”。在他看来，天风吹着自己，衣袂飘飘，腰悬一把“陆离长铗”，有一种豪气。在他生命终结时，他与剑也没有分离，一起沉没在汨罗江的波涛中。

文人佩剑，有书剑飘零的感觉。宋玉《大言赋》：“长剑耿介，倚天之外。”李白《大猎赋》：“于是擢倚天之剑。”连病怏怏的李贺也“朝嫌剑花净，暮嫌剑光冷”，更不要说辛弃疾“把吴钩看了”，去拭英雄泪了。

吴王阖闾死后，还葬剑三千。剑在英雄壮士的眼中是何等的宠爱。一柄剑就是一种造化，一柄剑就是一位武士，一柄剑就有一生的传奇。专诸带着“鱼藏剑”，刺了王僚，自己被剁成了肉糜后，一柄短剑便为壮士歌哭成千古绝唱。

在我国的短兵器中，最早出现的是匕首，然后才是剑。剑是匕首的延长，也是人的手臂的延长。在兵器谱上，戟、矛、箭，以及枪、炮、火箭、导弹等等，都是短兵器的延长。

人类在不断的进步中，不仅仅在兵器领域，而且在更多的领域，总是延长着自己智慧的手臂。

夕宵灯谜

苏才果

实战

（三字军事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没有长进遭淘汰

（广播体操动作）

谜底：原地踏步走

（注：须读作“原地踏步/走”，别解为“停滞不前就走人”）

裂地之美

齐美录

大自然鬼斧神工，一个不经意的抖动就可能给人间造出一道奇景。河北邢台大峡谷可能就是大自然的“一斧之作”。

从邢台市出发，沿路西进，过王家庄，转过贺家坪山嘴，迎面便可见一道褚红色绝壁半月状而立，中间开裂有隙缝，这便是大峡谷的“谷门”。进得隙缝，但见两侧绝壁如倾，危岩欲坠。峡缝底宽五六丈，“天宽”仅丈余，高约三十丈，横断面呈上窄下宽的“倒斗”状。山风穿峡而来，呼啸而去，强悍凌厉，直透筋骨。

经过蜿蜒约二里的“峡谷之门”，前方豁然开朗，出现一方圆约三四平方公里宽阔地带，这可算大峡谷的“前庭”。沿小溪，踏石径，随山花，我独自一人，随意而行。又二里许，忽若进入桶中。四面绝壁如围，天如伞盖。“桶底”有一园曰“如意园”，园中巨石掩映，平台错落，花木扶疏，曲径萦回。间置石桌石凳，供人小憩。旁有小溪潺潺，倒是个能潜心沉意、抛却烦躁的幽静之处。

再前行，忽见一条瀑布从半绝壁处“破洞而出”，飞流直下，下有深潭，潭水墨绿，深不知几许。因是春天，水量较小，如一绺银丝从天而落，被风一吹，飘飘摇摇，娉娉婷婷，似玉女临风，如仙子起舞，别具一番风韵。

此瀑名龙潭瀑布。潭旁碑文云：“冬天，瀑冻成冰，状若冰塔；水溅成雾，又若雾凇。冰塔外实中空，水从塔内流过，呜呜然若吹洞箫”。瀑旁架以云梯，缘梯而上直达崖顶。行数步，转过一山壑，霍然开朗，有村落焉。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，俨然陶渊明笔下之世外桃源。

村名盘顶。有十余户人家。该村四周环山，略无缺处。盘顶北侧，一山陡立。有人造扶梯盘旋而上。上到半崖是一条平平的栈道。前行二里许，一峡谷口突现眼前。此峡曰“黄巢峡”。传当年黄巢义军曾在此峡驻扎。进得峡来，但见两侧绝壁如倾，仰视天空，仅见一线。绝壁上古松倒挂，绿苔铺伸，危岩垒卵，荆棘横斜。山鸟翻飞半壁，松鼠跳跃枝头。至此我感到脚力不支，掉头而返。

此等大峡谷共有24条之多，总面积18平方公里。半天行程，算来只不过在大峡谷的门口溜达一番，并未真正登堂入室。然大峡谷之雄之奇也“窥一斑而见全豹”矣：九曲之峡、千丈之崖、百米之瀑、八折之溪、三叠之泉、怪松危岩、红崖赤岸、碧水青峰。

据地质学家云，大峡谷多由地震肇造。地震令山断地裂，裂缝经雨水经年冲刷、切割，数百万年功夫渐次形成。

地裂山崩，是大自然制造的一种悲剧。遥想当年，地震引起地裂山崩，天柱断、地维绝、天塌地陷，山呼海啸，百兽惊骇，鱼龙蹦蹿，神鬼呼号，四海翻腾，五洲震荡，阴阳颠倒，日月无光……其景也恐怖，其情也悲壮。

待一切复归于平静，老天给大地留下一道“美丽的伤疤”，一处人间绝景。

七夕会 行旅印痕